

【文化视界】

【文海泛舟】

# 丹青里的村庄容颜

□ 吴卫华

□ 黄永强



新安画派的重要发源地，“海阳四家”在清代文化界的名望如日中天，这是一个盛产艺术家和画家的地方，本土的画家画家乡的风景风物，文脉的相通感知，本身就是一段佳话了。

于是，请来了宋子龙、杜曙光等八位休宁本土山水画家，他们也这样的创意和主题而兴奋，紧接着，采风、座谈、分任务、找资料、构思、创作……仅仅2个月，八位画家都交出了自己的画作。

八幅大画悬挂在进士第内，色彩斑斓、深沉灵动。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循着这些画，就步入了这个古老的村子：

先来看姚光华先生的《远峰蟠龙》，这是对黄村的第一眼打量，就已经让人怦然心动。整个村庄尽收眼底，房舍俨然，纤陌纵横，逶迤的远山如蟠龙灵动，古朴的村貌宁静而安详。画面清新淡雅，却掩不住村庄的大气和生动。

第二幅是李春午先生的《水口流泉》，这是黄村的水口，是一处典型的徽州水口风貌，我们看到了那座古朴的阁楼，在满目的青翠中，耳边传来了流泉的声音。“一片山翠边，依稀传来”，春午先生的高妙手法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意境吧。

接着来看宋子龙先生的《进士府第》，进士第是黄村的灵魂，这座“国保”级的建筑雄踞在村子的中心，依然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高贵气息。子龙先生这幅《进士府第》以独具匠心的构图、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浓郁的人文气质，让人拍案叫绝。画面空间饱满，中间部分是进士第美轮美奂的阁楼，下方是进士第建筑群描绘，上方则是逶迤的群山，铃一枚朱红的印章，“明嘉靖进士第”，仿佛这座建筑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如梦似幻，风华绝代。

然后是陈冬宝先生的《双桥秋晓》，画中这片层层叠叠的古民居就是黄村著名的中宪第，明代的深庭大院，现代的中美文化交流基地。一旁的双桥是黄村特有的小景，小溪浣衣，秋色正浓，这样的徽州风情是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冬宝先生的笔触灵动而深情。紧接着是杜曙光先生的《百年学堂》，1914年，著名教育学家黄炎培骑马亲临黄村小学视察，书赠教员黄开祥“知君所学随年进，许我重游到皖南”，为这座百年学堂留下了千古流芳的墨宝。曙光先生的画作沉郁古雅，古树掩映中的老学堂，琅琅的书声如破晓春啼，一隅的宁静百年不变，代代相传的是文化的力量和人心的温暖。

再后面是何成喜先生的《月池风荷》，月池塘位于黄村入门村中，由山泉水汇聚而成，是古时村中的火塘塘，用于防火取水。“塘中荷绿花红，鱼虾成群。鱼戏莲藕间，人映荷花面……”成喜先生的画作烂漫而清静，和那些古老的文字描述如出一辙。

吕健君先生的《狮象把门》值得细细品读，狮象把门是黄村后村入口的写照，两边的山势如同一头雄狮和一头大象，守住村庄的大门。健君先生的笔触雄浑而泼辣，用色精妙，满纸烟云，这样的画作力道十足，韵味无穷。

最后一幅是陈承雷先生的《东山吐月》，东山吐月是黄村八景之一，东山之上，明月初升，月辉如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承雷先生的画意境深远，古拙空灵，让人醉心于月色黄村。

丹青里的村庄容颜质朴本真而娇美多姿，这些画作和进士第水乳交融，算是这个古老村落的一份文化记忆吧。



行走西递古村落，最想看到什么。高屋建瓴，还有那些熟视无睹的青砖、灰瓦和马头墙，如今的游客也喜欢去寻找那些不被人关注的角落。“步蟾”就是这样一处匾额，在进入这宅院的时候，一眼就会看得见。是提醒自己，还是警醒别人，不得而知。这样的匾额，略有文化的人都会马上有些领悟，蟾宫折桂，这是第一感觉。

蟾宫即广寒宫，是中国神话中嫦娥居住的地方，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就是称月亮的，尤其指满月。（《淮南子·览冥训》）就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嫦娥，而为月精。

这蟾宫是什么样子，小时候，父母多会引导孩子观察明月，指月施教。如果说嫦娥奔月是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么吴刚伐桂，却是人们教育后代的最佳材料。同样在《淮南子·览冥训》有：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后人又怎么把蟾宫与折桂连在一起呢？“折桂”又为何意呢？《晋书·郗詵传》：“武帝于东堂会送，问郗曰：‘卿自以为如何？’詵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把两件事牵合在一起，就把蟾宫折桂誉为科举考试。

南唐时期的李中《送黄秀才》诗：“蟾宫须展志，渔艇莫辜心。”宋朝张齐贤《洛阳耆旧图记·陶副车求荐见忌》：“好去蟾宫是归路，明年应折桂枝香。”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是千百年来，科举制度带来的光宗耀祖思想，谁不愿呢？步蟾仿佛登月，势如高攀，但一旦金榜题名，那种荣耀是没法想象的。

元代马致远的《荐福碑》第四摺：“当日个废寝忘食，铸铁现成长磨刺的水；到今日攀蟾折桂，步阶阶竟走上天梯。”这是元代的杂剧中所看到的：攀蟾折桂。

蟾，本是蟾蜍。又怎么成为月亮的代名词呢？中国的民间故事里有“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刘海是八仙吕洞宾的弟子，功力高深，喜欢周游四海，降魔伏妖，布施造福人世。他降服了长年危害百姓的金蟾妖精，并且断了金蟾一脚。金蟾臣服于刘海。三只脚的金蟾为了将功赎罪，使出绝活钻进金银财宝，助刘海造福世人，帮助穷人，发散钱财。

后来的人们就把三只脚的蛤蟆称为金蟾。金蟾也就成了吉祥物，逐渐延伸与月宫连在一起。我们在望月时，看见月亮的阴影，就会以为月官有只蛤蟆，自然就联想到了金蟾，就把月官叫“蟾宫”了。“步蟾”自然就成了民间美好的愿望了。

西递，本是古徽州一个地处偏僻的村落。明清时期也不过是少数的经商者发达，他们眼光卓越，要想光宗耀祖，必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商人的地位毕竟还是低下的，要求得荣耀，还得读书做官，积极入世。

“步蟾”，始终是西递人的愿望。题写匾额，一方面是给予家中子弟的提醒，另一方面也是表明读书入世是根本。“商”与“贾”的紧密结合，也正是徽州商人攀蟾折桂的重要手段。

【连载】

## 印章

□ 杨青

一会儿，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慢悠悠踱步过来，拿起这枚瓜瓤红放在手心里掂了掂，又举起默默对着眼前对着阳光看。我知道，遇上识货的主了。

“多少钱？”

“五千。”

“我不能便宜一点？”

我看对方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却一直用指腹摩挲着那块印石，一看就是搞篆刻的内行，便如实相告：“你肯定懂的，这是瓜瓤红，你开个价，我能卖就卖。”

对方就从一千两百块钱开始讨价还价，慢慢地加，一直加到两千三百块。如此几个回合，我也不好意思再抬价。至少卖给别人，还有份惺惺相惜的念感。

有意思的是对方目睹我“坐地起价”的老家伙，看见对方一走，立马跑过来一拍我肩膀：“好小子，赚大发了！你得请客吃饭！”

老家伙说吃饭是一回事，倒是从此后，没有摆摊也常常捎上一些石头，寿山、青田……可惜他与那些卖假大石头的人不一样，也不懂印石，错以为印石赚钱，孰不知我撞上的也是小概率事件。

要想看懂文玩的价值，得摸索，但收藏说起来，更要看机缘。

我曾在上海的藏宝楼遇见两块田黄。这两块石头，被放在一家店的柜台角落里积灰蒙尘，人来人往，不知放了多久。就是这个时候，我一行三人走到这儿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它们。向店家询价，每块两百块，一共四百。值！但其他人，都感觉这个石头那么一点，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有缘的，是千万人来来去去，它却仍然在那里。而价值多少，有时也赖

自己心中评定。像一代收藏大家王世襄那样的，唯一的原则就是喜欢。

中国的青田印章石，分别出自福建寿山、浙江四大、浙江昌化、内蒙古巴林。

我故事里的那枚瓜瓤红属于寿山名品，但还不是这个品类里最好的。寿山的品类多了去了，比如鱼子冻、水晶冻、环冻、水草冻。冻是冻石的简称，泛指用于雕刻工艺品和印章的材料，大多晶莹润泽。除内蒙古巴林外，寿山、青田、昌化都可归为冻石。人们在冻的前面加上不同的词儿来表达这种冻石的特性。

但在寿山排名第一的，是有“一两田黄三两金”之称的黄田，足见它有多贵。

田黄最贵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一辈子花了大价钱买的田黄，却没有一块是真的。所以，寿山品类，我们就拣这最贵的田黄讲。

“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寄托了文人情怀的印石就像个人，你要了解它过去的情怀，读懂它的故事，才能真正认识它。

田黄也叫田石，名副其实，就是指田间的石。

（未完待续）



闻鸡起舞 周小勇刻

【文化徽州】

## 唐豪在徽州(中)

考证程冲斗

□ 方道行

程冲斗(1561-?)，法名宗猷，《少林棍法阐宗·纪略》记载他曾游少林寺十余载。明代嵩山少林寺18个著名武僧中，有3个是他的师父，2个是他的师兄。他的法名符合《少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定祖图序碑》——载元初福裕禅师立曹洞七十字辈——嵩山少林寺历代和尚取名的依据。其中洪洪师，人称少林棍法宗匠，曾著《萝岸堂枪法》，年逾八十高龄依旧棍法神异。出少林寺后，程冲斗还接洪师高足广按师到六安，继续学艺。因此尽得少林衣钵，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著成《少林棍法阐宗》，至天启辛酉(1621)又与《长枪法选》《单刀法选》《藏张心法》合刊行世，名曰《耕余剩技》。民国间“千顷堂影行”的《阐宗》是万历丙辰刻本，周越然影印之《耕余剩技》是天启辛酉刻本，并易其名为《国术四书》。

其中《长枪法选》是得自河南李克复的杨家梨花枪。世人尊枪为艺中之王，曾有“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的说法，《单刀法选》是得自浙东刘云峰的日本倭刀。日本倭刀又称“斩剑”，又名“太刀”，中国人称之为“长刀”。明代何良臣《阵记》谓“日本刀不过三三两下，往往不能御”。戚继光于辛酉(1561)阵上得倭刀法，然戚书仅15个无字图，因此《单刀法选》是我国最早记述倭刀的著作。1929年唐豪习太刀之法于日本，才发现日本倭刀是宋代以前在中国古剑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单刀法选》又是研究日本倭刀和中国古剑法的文献。

《藏张心法》是一种弓弩结合的射箭术，是在所谓“改古机之规为照门，法鸟铳之准为一四字形”基础上创造的弓箭术。不但能发射双箭，还能组成“连弩”。

民国庚午(1930)，上海书商鹤鸣

1935年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

月，唐豪哪有这种闲情逸致呢？其实唐豪有更深层的目的：律师职业，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充满危险！特别是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许多早期中共地下党员被捕牺牲。唐豪是1924年入党，当时全国不到1000名共产党员，顾顺章能接触到党内许多机密文件，极可能因唐豪经常在法庭上与国民党法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很大的影响，引起顾顺章的注意，唤醒顾顺章的记忆，一旦被他指认为共产党员就会遭逮捕杀害！如1933年，邓中夏被捕(当时用化名)，互济会和宋庆龄分别指定唐豪、史良、董康为他的辩护律师，三人中仅唐豪是共产党员。当时租界法庭仅拘了52天徒刑，后因叛徒出卖，邓被蒋介石“钦点”为要犯。在有国民党南京中央军警司令部法官参与的法庭上，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气腾腾，唐周布为邓仗义执言，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顾顺章等重量级叛徒的影响，1933年不得不上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不得不迁到江西苏区，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到了1935年，中共上海党组织再次遭受重创，上海中央局向天津转移，中央特科解散，上海形势日益复杂险恶。为避免再次遭到敌人破坏，唐豪借考证程冲斗的名义，考察建立从徽州转移、撤离通道的可能性。这不会是唐豪个人的考量，应该是上海中央局军委未雨绸缪的安排。

此前唐豪是上海市国术馆常务董事，经常和方梦樵见面。因此，当方梦樵因公旅沪时到《大公报》上的启事后，就毛遂自荐担任唐豪的向导。

其时徽杭公路是条建成不久的简易沙石公路，1935年才通客车。唐豪为考察“大生公司”的运货渠道，执意走水路。他们先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乘木帆船到兰溪，又从兰溪换乘到屯溪的木帆船溯新安江而上。尽管一路关卡都因方梦樵的关系通行无阻，但逆水行舟、滩多水浅，从杭州到屯溪竟走了近十天。他们先在烟村方梦樵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步行到屯溪，第三天就到距屯溪十余里的汉口村访求程氏宗谱和考证程冲斗墓碑。不料族谱没有记载(后来方梦樵也曾考查过其他程氏族谱，都没有程冲斗的记载)，村中遗老也不知道程冲斗其人；该村坟墓大都是麻石(一种沙质水成岩)墓碑，很少有“黟县青”石的墓碑。麻石墓碑未经百年刻凿字迹模糊难辨。这种情况，唐豪以为有以下原因：

1.汉口村庄不大，族谱记载简单。  
2.程冲斗没有后嗣或暮年贫困，坟墓没有立碑，或麻石墓碑字迹漫漶。  
3.墓碑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或反清复明战死，或遁入空门，死后不知葬处，族谱不敢记载或无法记载。  
4.清初严禁汉人习武，重文轻武，对这种没有什么功绩的武士，族谱耻于记载。

他们当天从汉口无功而返。唐豪已疲惫不堪，旅途奔波劳顿，身心俱疲，又囿于律师业务缠身，回沪心切。方梦樵以唐先生来屯一趟不易，故坚持请再留一天。第二天他们游览了屯溪老街，巧遇在三门路上有一个卖艺老人，他的行囊内三八路兵器俱全，特别是他表演的武术，连唐豪也不知是什么拳。当即与老人攀谈，得知老人名叫靳鞠鞠，江西婺源人，老人自言他表演的武术名叫“内家拳”。唐豪认为清初黄百家《内家拳法》记载的内家拳在清初即已失传，但靳鞠鞠的拳法“色名”——拳步名称，却和黄百家的《内家拳法》相同，因此嘱意方梦樵学会这套拳，以备今后研究。方梦樵当即和老人约定第二天到“大生公司”细谈。

一天一早，唐豪即搭乘徽杭汽车匆匆离屯经杭州回沪。